

NIGHTCRAWLER
夜/行/者/系/列

北洋
夜行記

金醉·著

北洋
夜行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洋夜行记 / 金醉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9

ISBN 978-7-5354-9553-2

I. ①北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2679号

北洋夜行记

金醉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策划编辑 | 王赛男

责任编辑 | 王赛男 装帧设计 | 易珂琳 司马逸笑 媒体运营 | 刘峥 符青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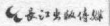
内文插图 | 魔宙 内文制作 | 张景莹 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 责任校对 | 高晓华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 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9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印张 | 19.75

版次 | 2017年09月第1版 印次 | 2017年0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410千字

定价 | 58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序 | 章 | 潘家园旧书商离奇殒命，驴肉巷夜行者萍踪侠影 / 5 |
| 第 1 | 案 | 摄影师痛失爱童，白塔寺怪猴人语 / 001 |
| 第 2 | 案 | 东四大街失珍宝，地藏小庵逞凶狂 / 027 |
| 第 3 | 案 | 蚂蚁书生死而生，蛤蟆老头绝恩情 / 049 |
| 第 4 | 案 | 安定门夜妖作祟，育婴堂小儿惨死 / 073 |
| 第 5 | 案 | 兴妇权立誓不婚，时髦女前门裸游 / 095 |
| 第 6 | 案 | 石头巷名妓创业，头牌女横死绣榻 / 121 |
| 第 7 | 案 | 永定门惊现碎尸，女侦探以身犯险 / 143 |
| 第 8 | 案 | 学生火烧赵家楼，车夫猥亵红衣女 / 167 |
| 第 9 | 案 | 裸男陈尸圆明园，飞贼失擒紫禁城 / 197 |
| 第 10 | 案 | 假老道竹竿测命，黑龙泽哪吒闹海 / 221 |
| 第 11 | 案 | 现腐鼠水龙惊魂，西四街尸水横流 / 243 |
| 第 12 | 案 | 野粪夫屎坑沉溺，长安街金汁漫天 / 267 |



第 13 案	东四牌楼宅闹鬼, 隆福寺畔磷火飞	/ 287
第 14 案	战钟楼巧头丧命, 争至尊活人变鬼	/ 307
第 15 案	婢女性虐宣武门, 春宫活现成衣铺	/ 333
第 16 案	洋博士灵学救国, 杨树浦魔曲杀人	/ 353
第 17 案	卷烟厂名人广告, 东直门一命双响	/ 381
第 18 案	生异相五星连珠, 珠市口兵匪杀警	/ 401
第 19 案	什刹海赶车走马, 洋车夫卧虎藏龙	/ 425
第 20 案	观音寺满门惨死, 好乱友参破玄机	/ 447
第 21 案	舞女情挑大世界, 神偷显技黄浦滩	/ 473
第 22 案	猪市大街见杀机, 金鱼胡同惨灭门	/ 497
第 23 案	贵妇人奉天销金, 算命婆贪财丧身	/ 531
前 传	金木夜行考: 1911, 大夜弥天	/ 553
后 记	砖缝里的骨头	/ 609

摄影师痛失爱童
白塔寺怪猴人语



前几年在各地跑的时候，经常见到残疾的乞丐，有大人，有小孩。最近好像少了些，但也会在北京的天桥、地下通道见到。每次，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去大兴县看的“奇观表演”：一个帐篷里，有各种走穴演出的团体，其中一种是畸形人体秀。

这种东西，看一次就再也难忘，尤其是当你了解到，这背后是一个秘密犯罪团伙在操控，表演奇观的孩子，是人工改造而成。

下面要讲的故事，是我太爷爷金木在1916年调查的一个案子。看完有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

乃一空白信封。余啟視之。得照相一疊。最上
是一殘跛乞兒之像。赤身露體。萎于地。兩脛
枯朽。反接于身後。殆撮于街旁。照相背面書
云。乙卯年七月四日。次之。是一半大少年。雙
目皆瞽。僅餘兩團肉。瘤凸起。衣衫襤褸。亦乞
于道旁。背書云。乙卯年七月十日。一。瀏覽。照
相編次排列。俱稀奇怪誕殘闕。叫化之流。余
亦曾見跛瞽丐于路。然集聚一處。觀之。頓生

事件名称：奇闻马戏
事发地点：阜成门外
记录时间：1917年1月



上个月的一天早上，车夫十三来接我出门，说车行里一个姓穆的兄弟丢了女儿，能不能帮着找找。

小姑娘4岁，住在朝阳门神路街，吃过晚饭和邻居小孩在街上玩，到夜里也没回家。母亲上街打听，一个孩子说，有个大爷拿着好看的画片儿，小姑娘就跟着去了。之后三四天都没音讯，家人报了内一区（今朝阳门内地区）警署，却说城外的事情管不了。

拐孩子的事情，确实难查，尤其是城外的拐子，十分猖獗。永定门外，阜成门外，经常有“武拐子”在街上游荡，乘人不备抱起小孩就跑。丢掉的小孩很快会被卖到外地，大点的孩子甚至会被当作“猪仔”卖到南洋。

我带十三去了《白日新闻》编辑部，刊了寻人广告，托几位记者帮忙打听朝阳门外的动静。下午，又找到老朋友韩斌，让他到东郊警署找人查查。我很清楚，这些没多大用，已经这么多天，拐子很可能已经把小姑娘卖出了北京。



袁克文(1889—1931),字豹岑,号寒云,河南项城人,袁世凯次子,民国四公子之一

事情过了半个月,没一点下落。几天后,却又有一件怪事找上我,因为这件事,穆家的小姑娘被找了回来。然而,我却宁愿自己从没帮上这个忙。

冬至那天,天气干冷,我本想和十三在家吃顿饺子,但有人送来名帖,说一位姓袁的朋友请我喝茶。

中午,十三拉我到鼓楼东大街的天汇茶园,那朋友已经在包间里等着了,竟然是袁寒云。他梳着油光的分头,穿着丝绸棉马褂,一边跟着台上咿咿呀呀,一边喝茶。他身后站着两个跟班,都穿着西装,梳着背头。

我四下看了看,整个包间只请了我一个。这个少年时结识的朋友,从小就是个人物,出手阔绰。三月份,他父亲搞了场做皇帝的闹剧,这事儿我觉得很可笑。但父亲归父亲,儿子是儿子。况且,他父亲已经死了。

我寒暄几句,跟他聊最近北京的状况。寒云却不提正事,跟我讲最近新淘来的古钱币。聊一半,他忽然停下,说有正事,招呼旁边的一个跟班,递上个空白信封。

他前天逛鬼市,发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照片,就买下来,想送我做素材。我一边接过信封,一边笑说:“鬼市卖的照片不就是西洋春宫照吗?你又不缺女人,还喜欢这个?”

寒云没笑,说照片不是我想的那种。

打开信封，我不笑了。这确实是“奇怪状”的照片。最上面一张，是个黝黑的男孩，十几岁的样子，两腿萎缩并以古怪的角度折在身下，站在街边。

再翻一张，是个十几岁女孩的侧面照。女孩衣衫褴褛，抱着一个旧竹筐，坐在街边乞讨。她梳着松散的辫子，头发耷拉在额头，仔细看，却发现眼睛是瞎的，两块肉瘤糊在眉毛下面。

我往下翻，都是身体扭曲的残废乞儿，每张照片后面都记着日期。时间不远，就在上个星期。

我问：“是丐帮吗？”

寒云没回答，让我先看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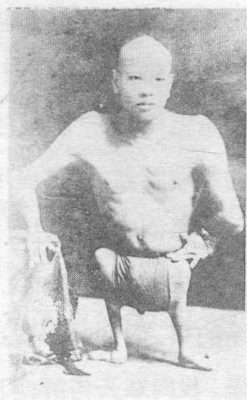
我接着翻，后面的照片不再是乞儿，却更畸形。有个人头大如瓮，看起来十多岁，却长了个婴儿的身子。一个女孩身着戏装，甩着水袖表演，伸出的手臂却只有骨架，光秃秃、白生生的。最后一张照片很模糊，像是抓拍时摇晃了。照片里没有人，中间是个阴森的祭坛，旁边摆着瓶瓶罐罐，供奉着一个黑木牌位。我掏出放大镜，看牌位上写的字：云霄□□门。中间两个字看不清。

我合上照片，点了一根烟，问寒云照片中是什么地方。

寒云说，这是南城的马戏表演，照片是摆摊的捡来的。

我弯腰用手指在地上擦了擦，拿出一张照片，在角落上用沾满灰的手抹了抹，相纸上隐约显出一行凹陷的小字：修德照相号。

寒云放下茶杯，拿起照片看。我告诉他，这是修德照相号的专



民国时期，北京街头的残疾乞丐



用相纸。拍照的人，应该是连修德。

连修德是修德照相号（清末民初，北京照相馆很少，一般称作“照相号”或“照相楼”）的老板，算是我的朋友。我的怀表相机用的微缩胶卷，经常借用他的暗房洗照片，平时我们也有些来往。

修德照相号只有一位摄影师，就是老连。半年前，他去天津租界跟法国人买了一台二手便携照相机，经常四处拍照片，调查些古怪的事，但他从不卖这些照片。这么多张照片流到了鬼市，有点奇怪。我向寒云告辞，打算去老连那儿问问。

寒云叫我别急着走。他招手叫来跟班，说：“把老钟叫来。”

跟班的出了包间，很快又回来，后面跟着个中年男人，四十来岁，也梳着背头，穿着干练，右手食指戴着个宽边金戒指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朝我点头，眼神锐利。

寒云介绍，这人叫钟树海，是他手下得力的人，在黑白两道都有些门路。

我有点不解，为什么介绍这个人？

寒云认为，照片里的事看起来不简单，老连可能遇到了麻烦，有个人帮着，放心。

我谢了他，让十三先回，和钟树海离开了茶园。

到了东四，连修德照相号关着门。我问一旁的绸布店老板，说已经关了好些天了。我们绕到后门，敲了很久，没人应，正要离开，门里有人问找谁。

我说，是金木。

连大嫂开了门，她披着件旧棉袄，好像刚起床，显得很憔悴。我问他老连在哪儿，她没说话，看了看钟树海。

我说：“一起的，这是钟先生。”

她这才把我们让进院，关了院门，插上门栓。

原来，老连4岁的独子上个月在东四牌楼走丢了。当天，老连就报了警，却半个月没音信，去警署打听，才知道根本没立案。老连怀疑是给拐子拐走了，就自己出门找，来来回回一个多月，老连也失踪了，一直没回家。

“金先生有能耐，您一定帮帮我们。”连大嫂说着，就要跪下。

我扶住她，问这段时间老连有没有交代什么话，或留下什么东西。连大嫂进了堂屋，从供桌上的菩萨像后面拿出一叠照片，“老连撂下的，说谁也不能给看。”

我翻看照片，也是一些乞丐的照片，其中一个残疾乞儿我见过，他经常出现在正阳门门楼下，没有胳膊，用右脚夹支笔，抄写经书。

我把照片递给钟树海，他翻了几张，说：“这些可能是连兄弟找儿子时拍的，照片流了出去，应该是暴露了。”

如果真是丐帮，老连可能有危险。我打算去正阳门，找找那个用脚写字的孩子。

离开老连家，钟树海却让我别着急去正阳门。他叫了两辆胶皮，带我去了东安市场的东来顺羊肉馆。

进了馆子，钟树海叫上一份涮羊肉，半斤二锅头。我没多问，先喝了两杯，等钟树海开口。

他果然有话说，一边往铜锅里夹肉，一边说：“金兄弟，丐帮这事，我觉得就算了吧。”



北京北海公园的乞丐，照片由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拍摄于1917年左右

我没接腔，他继续说：“那连兄弟，我想想办法找回来，但你要真惹上什么，没法和袁先生交代。”

我问他觉得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：“照片上小孩的样子很明显：采生折割。敢做这个的，肯定不是一般的乞丐，背后应该还有人。”

采生折割的说法，最早出现在宋元时期，“采生”是指摘取活体的器官，“折割”就是以刀斧等器械伤害人体。丐帮用这种古怪残忍的手法致人残废，为的是利用畸形的婴儿或年轻人乞讨钱财。这种罪行，按照明清律法，要凌迟处死。

我不太相信，采生的事，我确实在史书上见过，更多还是讹传。西医刚进来时，也曾被哄传是妖法采生。

钟树海连喝了几杯，鼻子有点发红。他笑着说：“金兄弟是读书人，知道的典故多。不过这帮人，就连我们道儿上的人也难摸得

透，还是小心点。”

我想再问，他却岔开了话题，也没再劝我。吃完涮肉，天已经黑透，我和钟树海约好，第二天去正阳门找乞丐。畸形表演的地方，他会找人打听。

这几年，北京几道城门附近和公园里，常年栖息着成群结队的乞丐，大大小小，有本地的，有外地逃荒来的，也有落魄的旗人。

我和钟树海一早赶去，那个用脚写字的孩子果然在，穿着破成碎片的棉袄棉裤，光着脚丫子，脚趾头冻得黑红。他斜倚在城门洞的墙上，用右脚夹起一支破毛笔，抛向半空，再准确地接住，然后蘸了墨，在宣纸上写《金刚经》。因为没有胳膊，他的动作摇摇晃晃，只能扭着脖子维持平衡。他用脚写的小楷，比我的字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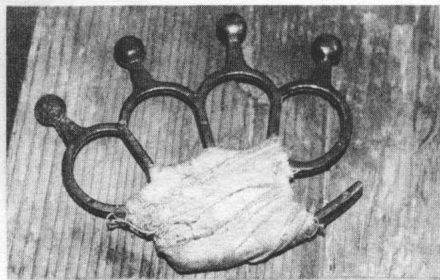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了看四周，都是围观的过路人，没看见哪个像是丐头。我朝钟树海使了个眼色，朝写字的孩子走过去。

我弯下腰，看他写字，突然一拍大腿，大声说：“小么！你不是宋老三家小么吗？你爹正找你呢！胳膊怎么了……”

那孩子愣住，写字的脚丫子停在半空。我伸手拽他起身，扯住空荡荡的袖口便走。围观的都没反应过来，没人吭声。刚走出门洞，就晃出一个人，拦在我面前，说：“老兄，认错人了吧，聊聊？”

这是个比我高出半头的大块头，头上缠着辫子，镶了一嘴金牙，正在啃肉包子。我看了一眼他身后不远处的钟树海，松开那孩子的袖口，跟着金牙沿城墙根儿往西走去。沿着城墙走了几百米，墙根儿蹲着两个戴皮帽的人。见金牙过来，两人起身迎过来。看样子，我遇到了麻烦。

三人将我围住，金牙问我：“你认识那要饭的？”



手刺，旧时候用于近战的一种武器，一般是钢质或者铜质

“不算认识。”我说着，往外走。

金牙伸手扒住我的肩膀，手上多了把手刺，问：“你是探子？”

另外两个皮帽也掏出了刀子。

这种问话，我遇到过不少次，我什么都愿意假扮，但就不爱假装自己是侦探。我笑了一下，推开他的手，说：“那倒不是，打听点事，用不着这么当真。”

“你算哪根葱，哪头蒜？敢管这事！”

我把手摁在腰里，打算掏枪，却听见钟树海的声音：“你看我算哪根葱？”

回头一看，钟树海到了跟前。金牙见着他，声音软下来，朝钟树海点头哈腰。钟树海掏出烟卷，递了我一根，说：“这位兄弟是我的人，有事儿想打听。”

金牙摘下手刺，朝我点头：“海爷的兄弟，有事您尽管问。”

我点上烟，看看两个皮帽，也已经收起了刀子，低头杵在墙根儿，随时等吩咐的样子。这个钟树海，比寒云介绍的还不简单。

金牙是个丐头，前门一带的丐捐^①都由他收缴，写字的孩子，归他管着。我问他，朝阳门和东四丢了孩子，要找谁问。

① 丐帮陋习。每年农历二、八两月，或是端午、中秋、农历年三节期间，丐头公然带领成群结队的乞丐进入城中，向市面上的商户们强打秋风、索讨规费。缴纳丐捐能避免多次被堵门乞讨。

金牙歪头嗨了一声，说：“这您问错人了，拐人拍花，我们不干这个。”金牙说，用脚写字的孩子，是他买来的，“贵着呢，用脚写字的小孩，不好买。”

这丐帮的生意，比我想的要更复杂。丐帮的人，都分片管理，走街串巷的叫花子，有些并非丐帮的，这些人明着要饭，暗里拐人。还有些稳婆，遇到生女孩不要的人家，就自己养几个月转手给人牙子。通州、大兴偏僻的乡里，也有人挑着担子卖自己孩子的。

“卖孩子的都弄残了卖？”

“直接干这个太危险。宣武门有个女花子，扮成好心老太（女拐子的黑话叫法），摘了个叶子（拐了个女孩），割了手脚筋，背到街上，被人认出来，当场打死！”金牙说，因为割折的手段残忍，只有够狠的人才做，更多的乞丐是“改相”，把自己装扮成残疾人。

钟树海打断他，让他交代自己都做了什么。金牙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就是个二道贩子，倒个手，换换货。”

“怎么个倒法？”

“找五岳门。”

我想起那张照片上的牌位，问五岳门是什么。

金牙说，五岳门是庚子年间冒出来的一个门派，拜云霄老祖。五岳门和丐帮是交易关系，各地的丐头将买来的孩子卖给五岳门，五岳门将小孩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残废，再卖给丐帮。虽然不便宜，却能用残疾乞儿挣来更多钱。

“妈的，五岳门是厉害，但也太不是东西，我在他们那儿亏了不少钱！”金牙边说边骂。

我问：“既然残疾小孩挣得多，怎么会亏？”



“最近戏班子进货太多，都抬价了！”

“戏班子？”

金牙骂骂咧咧，说：“就是杂耍卖艺的，五岳门买下几个戏班子，自己做起生意，让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五岳门？”

金牙说，晚上在先农坛有个聚会，各地的丐头都去，拜见五岳门门主。我问能不能带我们去，金牙直摇头：“最好别去，这事儿担不起。再说，去了也白去。”

钟树海笑了笑：“意思是我够不上了？”

金牙也笑，露出一嘴黄灿灿的牙：“海爷您面子是大，但是这个五岳门谁的账也不买，下手太狠。万一被蛇咬了，咱也不能咬回去不是？”

我说：“我自己跟你过去，到了地方，什么也不做，就看看，咱俩也不认识。”

金牙摸着脑袋琢磨了一会儿，答应了。我看了看钟树海，他抽着烟，没吭声。

从正阳门回了城，我问钟树海，跟金牙什么关系。钟树海含糊了几句，没细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的身份，跟袁先生有关，不如你改天问他。”

我就没再多问这事，和他讲了朝阳门穆家小姑娘的事，“既然你道儿上都熟，就帮忙打听打听。”

钟树海一口答应，说记下了。

晚上9点，我和金牙去了先农坛。这里前年改成了城南公园，但实在荒僻，冬天基本没什么人来。聚会在先农坛的观耕台。我